

学术论评

建议开展图书馆学的理论评价和基础工作建设

科学哲学理论(按指美国哲学家库恩关于科学革命的思想)对于图书馆学研究是很有意义的,但是它并不是灵丹妙药。不能因为它是一件科学的外衣用者一披了事。对图书馆学的认识和指导最终都只能基于对图书馆活动及其研究的本身。舍此没有其它坦途。我们应该对于目前图书馆学研究的现状及其所处的阶段有一个清醒的认识,不是凭空去构想某种规范来指导人们去达到它,而是要下功夫把一点一滴的、深入的、具体的、能反映事物运动规律的研究最终完整地结合起来而构成规范。

图书馆学还是一门不成熟的科学,处在所谓前科学和原始科学的阶段。在这一阶段出现多种多样观点,出现某种“混乱”而令人不满的局面是可以理解的,但却不应对此视而不见,任其自流。对于图书馆学研究而言,混乱的状况是让人吃惊的:大家各自从各种学科的武器库中挑选自己喜爱的武器上台舞弄一番,图书馆的分支学科几近无限膨胀,研究者专心致志于自己的研究,谁都认为只有自己高明,不屑于抬头向同行们的研究看一眼,如果注意一下图书馆学研究,特别是所谓基础理论研究的论文,人们会发现一种有趣的现象:许多文章所引文献中,绝大部分是其它学科的,而引用图书馆学自身文献则为稀罕。这说明一个问题:文章作者认为图书馆学研究没有值得一引,值得一提的成果。每个人几乎都在自成体系,有的则把图书馆学抬上了可与希腊哲学思想比美的位置,而作者本人则高坐在太师椅顶端,讲着即使聚精会神也只能听懂三分之一的语言。

不能想象这样的局面会自动过渡到本学科专业“革命”的成功,规范的建立。由此而想到,目前亟应做几件基本的,但又从没认真做过的有益的事情——图书馆学的理论评价。

笔者认为,图书馆学的理论评价研究的主要目的,是对现有的各种理论进行比较、评价,对图书馆学理论本身进行反省,使接近正确的研究成果得到肯定或部分肯定,舍弃陈旧的非科学观点;通过评价性研究可以减少重复劳动,沟通研究语言,交流信息,对研究的方向和课题进行评论和提供指导,逐步建立经得起检验的图书馆学理论体系。因而评价性研究课题是相当广泛的,就笔者目前所想到的有如下种种:

1. 对于中国图书馆学思想史、外国图书馆学思想史的研究和评价,特别是有影响的代表性学者的思想评介;这种评介要注意全面和系统性,最好是有组织的进行,以免以偏概全。

2. 对于现代世界各国图书馆学思潮、代表作、观点、动向的评介,这类评介要注重新,而现在有的人把国外十几年,甚至几十年前的论点当作最新成果在引用。

3. 对于国内现有的图书馆学思想、方法、著作、观点开展认真的评价,包括对已有影响的图书馆学学派进行理论评价,这种评价可以从多方面、多角度、多层次地进行,例如,既可以是关于某一个问题上的多种观点的比较研究,也可以是某一个作家某一个观点的深入研究和评价;

4. 对于图书馆学研究全貌进行研究,提出新的研究课题,指出发展的路向;进行

关于“图书馆学研究方向”问题通信（一）

张晓林同志来信：

昨日收到您的信和寄来的《图书馆学通讯》，十分感谢。

武汉会议时，能和众多图书馆学、情报学工作者探讨有关问题，作为这条战线上的一名新兵，深感受益不浅，也感谢您和编辑部为我提供了这一机会。会后，本想对一些问题进行进一步的思考和整理，但因我和另外一位同志承担的“成都地区十一所高校图书馆西文期刊计算机联合目录与管理系统”的程序编制任务正进入最后调试和实地实验阶段，我所承担的课程中学生社会调查论文也到了最后交卷时期，得花较多时间与学生们讨论他们的论文，弄得比较紧张，同时，因秋季学期要为新年级学生开设《情报学概论》课程，这是一门新课，事先也没有专门备课时间，故只好集中精力先突击备课。现在，备课和其他任务已基本完成，我正在阅读其他同志的有关文章，使自己对该学科及

其发展有更全面和更清楚的了解，以便在此基础上，再将自己的一些考虑加以总结和整理，看看是否能够成文。届时定将及早告您。

关于“造成一种能相互理解的人际关系和舒畅的探索环境”，我有十分强烈的同感。对于这个问题，我的认识是：

1. 真理往往存在于不同学派之中，真理的发展依赖于不同学派的共同贡献；真理的发展过程，就是各个不同学派不断相互争鸣的过程。因此，我们也许不应该期待有一个学派或一种理论能全面地回答所有问题，也不应该期待可以提出一个全新的理论去完全取代过去存在的某种“有问题”的理论。不同学派手中都可能掌握部份真理，要意识到这一点，承认这一点，并在争论中尊重和吸收各学派所掌握那部份的真理，而不是完全抛开某一学派。即使认为某一种观点是错误的，也应该让它有机会与正确的观点相争论、相比较。当然，实际做起来时并不是很

研究指导。

5. 对一定成就的当代图书馆学家及其学术思想的研究，包括他们在图书馆学思想史上的地位、贡献；他们的经历思想发展与专业发生发展的关系；他们的治学方法、特点以及可供学习借鉴之处。

以上1、2两点，近年来国内已有同志在进行工作，可惜没有组织，因而很难称得上系统、全面，使人有“见头不见尾”之感；第4点略有涉及，可惜对于研究全貌犹如画像一般描述，如某年发表了多少文章，某一课题占其中比例如何等等，而没有进入进展评价的更深层次；如比上年有了哪些实

质性的进步，取得了哪些公认的研究成果，其价值何在？对于发展路向的研究则更为薄弱。第3点和第5点则几乎是我国图书馆学研究的空白，笔者翻阅众多图书馆学学术杂志，未见发表健在的有成就的图书馆学文献目录学家的生平和学术论著。《图书馆学通讯》最近发表的《书海五十年——记上海图书馆顾廷龙馆长》颇为难得。有几篇论及已故图书馆学家的文章，也多是对其生平事迹的回忆，而对学术贡献则不过寥寥数语，这是图书馆学理论建设者亟须花大气力探索和开发的领域。

（冰丘来稿摘登）

of management system of university library for development also need to be further probed. (page 29)

Academic Review

The appearance in 1985 in this Bulletin the article "Reshaping the Direction of Library Research" has surely aroused a warm enthusiasm in the circle interested in library science theories, and has caused a number of articles and letters sent to this editorial board in discussion of this problem. We realize, however, it is no short time task to reply the question what kind of science is the library science. A comparatively objective demonstration could only be obtained after prerequisite investigation and evaluation of the history of this said science. This editorial board will be willing to take up the role to afford a field for relaxed study and an environment for mutual understanding among men. So, those serious theoretic researchers may go forward from the same starting line to enjoy academic discussion. (page 71)

Mr. Zhang Yuanji and the United Public Library

Mr. Zhang Yuanji (1867—1959) was one of the key founders of the Commercial Press, an enthusiastic patron of library service, and a man who contributed a great lot to the preservation and calling attention to old rare Chinese books. In 1939 he cooperated with Mr. Ye Jinghui (1874—1949) and other known figures to establish the United Public Library which took up as its aim the preservation and processing of classical Chinese books. Mr. Gu Tinglong (present director of Shanghai Library) was then invited as secretary to plan for the general transactions.

This article is written by Mr. Gu Tinglong in reminiscence.

(page 86)